

補注備旨

四書補注備旨

增訂四書備旨序

四書講義名家總惟朱註是遵參以大全或  
問語類前明鄧退菴先生備旨一書啟迪後  
學至今海內傳習如布帛菽粟之無可厭數  
者緣是書逐章逐節逐句逐字悉各發明其  
旨趣無不與朱子相脗合斯誠初學之津梁  
而亦成材之受其範圍也但書行世日久翻  
刻既多訛舛不少又其甚者增刪弗當幾失

本來面目予方欲重校而釐正之適值友人  
王子若攀江右名宿素與予有同志鑒此書  
之沿誤遂以校訂之責委予予因欣然就事  
焉竊思書名備旨謂聖賢立言每一章則有  
一章宗旨是不可不潛心研究以提明者也  
推之一節一句一字奧義自具並須研明予  
閱坊間備旨諸刻本有不畫一者推詳玩味  
不惜晝夜辛勤而黑白以顯於補入全註外

其重複酌芟之其缺略量添之即其敘講字  
句舛訛亦折衷竄改之後又間載名家講義  
之不刊者以補所未備總期不背於大全朱  
子即其能不背於退菴先生者矣上截發明  
章旨節旨尤聖賢意指所關即後學步趨攸  
係舊本精確者仍之若其稍未愜心必嚴加  
參酌融會諸講家妙義竊附其內要以朱子  
之說為歸夫如是備旨之疏句詮字網舉目

張本來面目庶以不失即質之退菴先生有  
不默引為此書之知己哉閱六年寒暑編始  
告竣因舊本上附人物典故並加檢核以便  
初學覽觀是亦於備旨中求無不備之意云  
爾

皆

大清乾隆歲次己亥仲春月上浣之吉江甯  
杜定基起元氏題於鍾山書屋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大學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曾子

大學章旨

曾參魯武城 此章孔子明先王立學教

人鄩國之後 人之法以詔後世大學二

夏少康封其 字是主腦分兩段看前一

次子曲烈於 段三節是統言綱領而推

鄩當魯襄公 其先後以結之示人以知

時邾莒滅鄩 序也後一段四節是詳言

鄩世子巫奔 條目而要其本以結之示

魯去邑而為 人以知要也通章不出三

曾氏巫數傳 綱領然三綱領又不出明

生點點生參 德後段歸到修身為本正

年十六孔子 見明德為本處講聖經要

在楚命參之 影傳語但不可顯侵

楚受學焉性

大學節旨

至孝家貧食 此節言大學之綱領明明

力敝衣躬耕 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之

大學 此書名大學者以其所載皆大人之學也  
原在禮記中以記其博學可以為政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 大學對小學言不對異  
端曲學道是學的方法  
在明明德 三在字俱作當字看明是用功以明  
之也明德指所受於天之仁義禮智

在親民 親當作新是革其舊染意民是家  
國天下之人不可棄作百姓看  
在止於至善 止字照註兼必至不遷二  
意至善即明新恰好處

主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  
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讀書會子述聖  
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讀經以垂訓

日不舉火而綱領新民是齊治平之綱  
歌聲若出金領止至善總明德新民又  
石魯君聞而八者逐條之綱領註大人  
致邑焉固辭之學對小子言道是進為  
不受○孔子之方即理之當然也明德  
閒居曾子侍要充廣其明是橫說繼續  
凡王朝家國其明是豎說新民雖兼養  
之禮經常權在內却重敦不重養至善  
變之宜靡不是無過不及所在與安小  
反覆窮詰焉成狂近功對看

○曾子志存知止節旨  
孝道齊嘗聘此推至善之所由止兼明  
以為卿而不新在內重知字至善最難  
就曰吾父母知到知止時是物格知至  
老食人之祿也知止即得止中間定靜  
則憂人之事安慮之驗是知止后自然  
故吾不忍遠相因妙處一有字領四能  
親而為人役字靜安慮得又皆定中之  
○曾子耕泰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  
山下雨雪不之前慮在事方至之際慮  
得歸思父母為知得緊要關頭蓋知是  
作梁山吟○平素工夫慮又臨時研審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  
物以形體言指明德新民本是以根本末是梢末  
事有終始事以作為言指知上能口

○知止  
止即指至善與上  
定是向乎至  
定而后能靜

○安而后能慮  
慮是研乎至  
慮而后能得  
得是

○靜而后能安  
安是依乎至  
安而后能慮  
慮是研乎至

○慮而后能得  
得是  
得是

○得  
得是

○靜  
靜是

○安  
安是

○知  
知是

○物  
物是

曾子每讀喪一番得止非偶合非襲取

禮泣下沾襟是與至善為一

物有節旨

遠者親也子

欲養而親不

待是故推牛

而祭不如雞

豚之逮親存

也初吾為吏

祿不及釜尚

欣欣而喜者

非以為多樂

其逮親也及

親沒吾南遊

於楚得尊官

焉猶北面涕

泣者非以為

賤悲不逮吾

親也孔子以

其能通乎道

故授之一貫

之傳○曾子

所先後知以用功不素言先

本始所先後指末終則近道矣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非事有終始乎誠知本始所當先而先之末終所當後而後之則進

為有序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庶近乎大學之道矣

德於天下者

國治我治之也有

身修是檢制有慎

意舉動公好惡意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意誠者一念善惡分路之

知在格物

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

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不觀之古人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遠求之天下也必先治其國

信以為天下觀感之地焉欲治其國者不遠求之國也必先齊其家以為國人興化

之自焉欲齊其家者不遠求之家也必先修其身以為家人倡率之原焉欲修其身

者豈徒求之身哉先正其心以端一身之主而已欲正其心者豈徒求之心哉先誠

意誠者一念善惡分路之

知在格物

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

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居曲阜鳴泉先誠是實其所發以養其

不入城郭又所存也朱子謂誠意是人

曾子行孝枯鬼關致知是夢覺關致知

井湧泉○曾是全體說格物是零碎說

參唐高宗贈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少保加太保內而理周乎物知與物無

配享封成伯先後故曰在

宋改武城侯物格節旨

加廊國公元此節覆解以明上意與上

加宗聖明改節俱說工夫數而后字正

宗聖曾子形出必當先意前知止就

事上說此知至就心上說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至與致不同致是推致方知即有以至之而致其極矣知至而后道理明白坦然行之意可得而誠矣意誠而

為也至則已至知與意相后存主皆實物不能動心可得而正矣心正而后中有所主物不能累身可得而修

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矣身修而后有以儀型於一家家不由是齊乎家齊而后有以感化於一國國不由

一大截直貫至平天下住是治乎國治而后舉此以加彼皆有以明其明德天下不由是平乎古人之知所先

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後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由也天子是至尊貴者至字中間包諸

指全體渾然言齊治平俱此

兼化之處之說

自天節旨

此見得上面許多格致誠格致誠正為修身而設齊治均平自修身而推信乎物有本末而修身正其本也故

其意以實吾心之發而已欲誠其意者豈徒求之意哉先致其知以析真妄之幾

而已至於致知則何在哉在即事窮理而格天下之物焉此古人為學之次第也

物格而后知至物格是逐事理會過了到知至則一

原貫通此而后字較急之說亦勿泥知至而后意誠逐個而后各有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意誠而后心正心正是心體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是身有檢身

皆起於此信乎明德為本為天下國家而修身正其本也蓋精言之為明明德約言之為修身天子有平治之責者庶人無國與天下然有家亦可言木此正言以結之也  
**其本節旨**  
此反結本之當重以足上節上下須串說不可以修身齊家平對所厚者薄根不能修身以齊家來是求不治的起頭猶云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

而修身正其本也蓋精言之為明明德約言之為修身天子有平治之責者庶人無國與天下然有家亦可言木此正言以結之也  
**其所薄者厚**  
下厚即治平意未之有也言其無意言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夫合天下之人固當以修身為本然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未使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則其本亂矣而未猶然治者否矣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雖其理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苟身之不修是在家不能親其親長其長則所厚者且薄而於國與天下所薄者反厚決未之有也有志於大學者可不前結本末而帶始終後結本末明德以修身哉而帶厚薄正是血脈流貫處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康誥武王告康叔之語也克明德克明二字相連謂能明德也克明也德即明德也克能也○太甲太甲伊尹告太甲之辭也顧天之明命顧是常常顧視惟恐失之也兼靜存主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動察說天之明命即明德根源處謹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小子封惟乃  
不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  
又曰應保殷  
民亦惟助王  
宅天命作新  
民又曰若保  
赤子惟民其  
康又

太甲節旨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目若有見也

帝典節旨

太甲

恐人不知德極其大又引  
帝典明德以本體言峻德  
以全體言講克明只在欽  
明恭讓上勿侵新民界

皆自節旨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  
上篇云惟嗣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聖人不專靠天姿煞有學  
問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湯之章旨

王不惠於阿  
衡伊尹作書  
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敬  
日躋顧諟上天所付之明命焉  
○帝典曰  
贊堯之辭  
克明峻德  
峻訓高大是無限  
量意只就堯一身

○皆自明也

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  
所言是自明已德之事  
○皆自明也  
已德也有志大學者  
顧麟士曰三引書大約於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意也下德  
可不以三聖為法哉  
○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  
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過作較量則便妨下自明一結皆字總承三書見  
于聖相傳只是一脈自字甚重雖贊嘆三聖人言外亦須得勉勵後人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

銘是刻銘於  
盤上以自儆  
○新  
新是果能意日是一日  
日日新  
日日主  
繼續意  
又曰新

又曰主提振意  
○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又非終之謂  
○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身苟能一日去其舊染之汚奮然自新即當因其日新者而日日接續  
○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以新之又日提振以新之使私欲淨盡有如沐浴一般湯之自新如此

○康誥曰作

承上下神祇

帝典

湯之節旨

盤者常用之器銘則欲其

曰若稽古帝

接於目而警於心也苟字

堯曰放勳欽

一頓下二句緊連看雖講

明文思安安

自新須關合新民之旨

允恭克讓光

作新節旨

被四表格于

工夫全在作字此作字即

上下克明峻

經文新字也註自新之民

德以親九族

兼良心之發武王之化說

九族既睦平

周雖節旨

章百姓百姓

新命者新民之應此氣數

昭明協和萬

之命與顧諟明命命字不

邦黎民於變

同其字指文王註能新其

時雍

德以及於民是受命緣田

湯銘

君子節旨

湯名履一名

此總上三節結之是刻責

天乙主癸子

君子非贊頌君子極即至

契之後也契

善之謂新民本於自新而

姓子氏爲唐

歸於用極可見明新至善

虞司徒封於

三綱領上下關通

商湯爲夏方

邦畿章旨

伯得專征伐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新民

作者使其覺而不迷勤而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

觀周書康誥有曰商民雖

不惰也新民二字相連

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言舊俗豈無自新之機爲

人上者當迎其機而作之

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

勞來匡

直詳其作之之術使之舍

舊而遷善焉武王之作新

如此

稷以來舊爲

其命維新

國勢運會有個煥發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

諸侯之國

景象便是文王新命

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

命

也

觀大雅之詩有曰我周自后稷以來雖是舊邦至於文王而聖德日

新

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

承上文來君子泛

言自新新民皆欲

由湯文武觀之是皆所以

凡有新民之責者自新必如湯之曰新又新新民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

必如周之作新新命皆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已矣

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

語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

新言然新民之意都於此可見

右傳之三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

邦畿喻至善千

里是輿圖之廣

惟民所止

止是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

處

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哉嘗攷於古而得之矣商頌玄鳥之詩云王者

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

其地是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

凡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亦猶是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止是樓止丘

隅是山岑高

大

是

四

四

夏桀無道湯新及知止能得意皆在其故桀于南巢中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

木森蔚子曰於止此止字以其所止此止字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不如鳥就詩

是時三千諸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侯大會湯三言至善當止舉文王敬止

雅繡蠻之篇繡蠻鳥聲三隅岑蔚之處子曰以言小雅繡蠻之詩云繡蠻其聲之黃

讓諸侯皆推為法四節五節分言明德湯然後即天新民止至善之實要含咏

靈可以不知所止曾鳥之不如其止也向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也況人為萬物之

子位○古之嘆淫洪意帝王盤盂皆

○詩云穆穆文王穆穆以德言於緝熙常光明意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言為人君

銘几杖有戒曰邦畿則中正而非僻陋蓋起居必觀之所曰千里則廣大而非

岐言止於仁仁謂視為人臣殷言止於敬敬兼內外為人子指事王止於孝孝不止

而夙夜不忘狹隘之所喻言至善之所也湯沐浴之在也玩惟民所止口氣隱

兼繼為人父指訓武止於慈慈是創丕顯之謨與國人交邦家君在西伯部中者皆

盤而刻銘為然有至善亦人心之邦畿戒蓋取澡身聽人自止意但此重在邦

是交是止於信信是誠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浴德之意故畿不重民止須味一所字云日新又新章句物字指明新言

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求其能止至善者

邦畿世紀云天子此承上節從止字出知字

文王之詩云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哉其德之緝續熙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夫詩

畿方千里曰繡如咏嘆長言笙簧迭奏甸服甸服之蠻如南冠之操馭舌之音

至善也文王為人臣則以下服上而止於敬孝者子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子則愛慕

內曰京師三隅止以地言孔子說詩意是

人其至善在信文王與國人交則內外始終不欺不二而止於信所謂緝熙敬止者

土高曰丘丘警醒世人非贊黃鳥也

隅山之一角 穆穆節旨

峻處岑高森 此節舉文王之止至善以

蔚乃羅網弓 立則也合明新說最重引

矢所不到者 詩以穆穆發端而終以敬

文王 正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

周季歷古公 義註解緝熙雖對說而或

少子娶大任 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

生子昌有聖 則意主串遞可知按語類

瑞古公因欲 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

傳位季歷以 收斂處或問小註却云緝

及昌長子奉 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

伯知之與弟 工夫兩說不同細推之就

仲雍亡之荆 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

繼季歷受傳 能如此就學者法文王說

至昌為西伯 則緝熙是要緊工夫詩辭

六州向化及 自合就文王說敬在心止

子發立克商 在事二字領下是綱五者

而有天下追 有在明明德邊者即明明

諡文王○文 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

王懷保惠鮮 即新民之至善 瞻彼節旨

無不有以得其 〇詩云瞻彼淇澳 瞻是視淇澳 是水邊彎曲 菉竹猗猗 菉是青色 有斐君子 指武

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四如字君子知 瑟兮僩兮 瑟是不粗疏橫說僩是不怠 赫兮

喧兮 註宣著盛大是總解赫喧詩註則以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終是終身 詩辭止此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 以知言下各句俱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以行言自字要 瑟兮僩兮者愉

慄也 愉慄是嚴敬存於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威儀是光輝形於外 有斐君子終不可

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至善謂盛德底於至善民指當時之民不 能忘就其德之感人處言未說到澤之及人處

言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治骨角者既切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瑟嚴密之貌僩

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 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 治之功愉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愉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 之 善於衛風之詩見明明德之止至善焉 詩云瞻彼淇水之澳菉竹猗猗而美盛

也 況我有斐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其用功之密如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由是內焉瑟兮而嚴密僩兮而武毅外焉赫兮而盛大喧兮

而宣著此有斐之君子終不可得而諠忘兮 詩之所言如此由今釋之所謂如切如

於西土小心此節咏嘆明明德止至善

服事厘明聖之實詩辭只輕敘過重釋

之戴於天王詩上有斐是說做成君子

朝寢門而修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

世子之禮篤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骨

燕翼而創丕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

顯之謨至於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

虞芮質成反治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

爭為讓其信私學修是求止之功惴惴

孚與國可知威儀是得止之驗惴惴兼

也動靜言威者儼然人望而

淇澳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

此詩衛人美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

武公之德而容飾而已明德是得於稟

作國語云武賦之初盛德是得於踐履

公年九十有之後盛德而不可復加即

五猶箴儆於至善也通節歸重在此不

國曰自卿以能忘在秉彝上說未說到

下至於師長德澤及人道學以下是借  
士苟在朝者詩釋經不必呆贊武公  
無謂我老耄於戲節旨  
而舍我必恪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礎者言君子之窮理講習以究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

君子之遏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修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僖兮者言子理

念精明不假矜持自無放情恂謹而悚慄也赫兮喧兮者言君子純一積中無事表

裏光輝自形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君子由學問

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其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民同然之心自

然仰慕而不能忘也明明德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端新民之本哉

前王不忘不忘是思君子賢其賢君子指成康以後之賢者與王者說

繼述意其親指小人樂其樂小人是後世之百姓樂有安

文武之基業言小人樂其樂享意其樂指太平之福言

此以沒世不忘此指上賢親樂利以是所以意沒世

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

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洗其味

深長當置又於烈文之詩見新民之止至善焉詩云於戲惟我前人不能忘夫前

熟玩之宣王何以不忘哉蓋由後賢後王觀之舊章成憲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

以賢其賢而率由不違創業垂統是其親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親其親而繼承不替

由後民觀之風淳俗美是其樂也使後之小人得以樂其樂而長享太平分并授厘

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利其利而永沐膏澤此所以前王既已沒世而後之人

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為明明德之駿哉

勸集解云後賢亦兼後王在內蓋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下位賢者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恭於朝以交實前王不忘重前王能使  
戒我遂作懿人不忘上四其字指前王

戒之詩以自下賢親樂利四字是前王  
警而實之初新民主至善處要重發上

疑亦武公悔賢親樂利四字是後人沐  
過之作則其其餘澤處須唱嘆傳神舊

有文章而能章成憲該得嘉言懿行創  
聽規諫以禮業垂統該得建國分封樂

自防也可知在太平之化是教上事利  
矣○衛有淇在衣食之資是養上事上

園出竹在淇節不忘是佩服其德此不  
水之上竹譜忘是感戴其恩

云淇園殷紂聽訟全旨  
竹箭園也此章引聖言以釋本末獨

小司寇之職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  
以五聲聽獄此以無訟使無訟分本末

訟求民情一須把聽訟句置了只就使  
曰辭聽二曰無訟句推出知本來全在

色聽三曰氣使字上見無情何申無訟  
聽四曰耳聽大畏何申使字不曰民心

五曰目聽而曰民志從辭所由起處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  
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是引孔聽訟吾猶人也聽訟是聽斷民訟之是非曲直猶  
子之言聽訟吾猶人也人言雖不能過人而何可以及人必也使無訟乎也

是斷然意便有潛字默化意含明德無情者是無情不得盡其辭盡作違  
在內無訟是無是非曲直之可聽無情者實之人不得盡其辭字看大畏民志

大畏是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知本謂必已德明然後主猶人不異於人也情  
深服意此謂知本可以使無訟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矣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直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直謂物有

本末者何哉嘗得之夫子之言矣夫子嘗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者吾尚可以猶  
夫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然無訟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爭訟之人本無

情實也今日無訟是聖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蓋由我之明德既  
明自然有以大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謂知明德為新

民之本而在所當先矣本焉既知則末之在所  
當後者不可推乎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如此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  
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今指朱子之時此章舊本通下  
亡是簡編亡失實章誤在經文之